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五

隴西李暉撰

夙慧第十二

梁元天才英發音響若鍾年五歲武帝問所讀書對曰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驚歎謝靈運幼穎悟祖玄異之謂親知曰我尚生煥煥兒何爲不及我

謝幾卿年八歲父超宗坐事徙越雋別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入水救之良久湧出得就岸瀝口耳鼻出水數斗十餘日才能言年十二召

試補國子生文慧太子令王儉策試以經義辨釋無  
滯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水滸之身久已出於  
謝混言姪弘微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  
此足矣又非

宋文見謝莊謂殷景仁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謝莊撫子肫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游姑熟敕莊  
乃肫從駕詔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也

王僧佑少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  
作率爾人

王儉幼篤學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政恐名太盛耳

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柏豫  
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訓幼聰警僧惠超竒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  
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年十六補國子生  
問說師袁昂昂曰父藉高名有勞虛相及觀容止若  
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曰我兒出數十若有一  
子如此實無所恨

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  
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亦不再作僧綽  
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伯父弘

歎曰僧達俊爽將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  
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

王絢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  
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到蓋早慧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受詔便成上以示  
其祖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  
後漑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曰得無貽厥之力

任昉嘗訪到漑於田舍曰此子日下無雙

張興世子欣泰不以武業自居年十餘詣褚彥回彥

回問張郎弓馬多少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

袁愨孫少好學有清才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  
門不乏賢愨孫必當復三公

袁憲年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父吳郡太守君正遣門

生岑文豪與憲候博士周弘正弘正將升講坐弟子

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質義時謝岐何妥

在坐弘正謂曰三賢雖窮奧蹟得無憚此後生邪何

謝乃逶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

弘正謂岐妥曰姿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觀者重沓

憲神色自若辨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

告文豪曰卿還語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矣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用錢爲見賣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剖析如流到漑顧曰袁君正其有後矣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白母不宜受伯軌財軌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柳偃年十二梁武見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問有何美句對曰德維善政政在養民

曲江公遙欣年七歲出齋有一小兒善彈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可急彈此鳥自空中飛翔何關人事無趣殺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焉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塵而先書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誥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償鳳尾矣

張永嘗携内外子姪遊武丘山外從孫顧協年數歲永撫之曰見欲何戲協曰見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

曰顧氏興於此子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陸從典年八歲讀沈約集見迴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謝貞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竒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魏高宗五歲從祖太武北巡逢虜帥桎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竒之

孝文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宣武惟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竒

任城王子順年九歲陳豐比之江夏黃童父澄笑曰藍田生玉不容不爾

清河王懌幼聰敏彭城王異之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  
記月令紹遠讀數紙才一遍誦之若流  
于仲文九歲見周文帝帝問兒好讀何書有何好事  
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  
李神雋無子見崔瞻歎曰昨見崔悽兒便爲後生第  
一我遂無此物見之使人傷懷

王昕幼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爲率

賈彞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  
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崔宏見高允少時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  
一代偉器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云鹿得食  
相呼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  
實落群兒爭取之愔頽然獨坐季父暉適入學館見  
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  
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  
饌以飯焉因以督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  
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兄昱謂人曰此兒駒  
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常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塞  
蔽牕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聲譽呼爲聖小  
兒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

彭城王浚年八歲拜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  
毅侍書見浚筆迹未工戲浚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  
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浚正色答曰昔甘羅相

秦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如豈能動勤筆迹博  
士當今能者何爲不至三公毅慙

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敬顯雋曰孔子云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應右衽王紘時年  
十五進曰國家龍飛懷朔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  
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竒之

或携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遙時年十餘一  
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宇文深少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  
有軍陣之勢父永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



將

周文分諸子良馬任其所擇齊王憲獨取駿逸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旣殊或多駿逸若從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見智識不凡當成重器齊王貴始讀孝經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年十一從父憲獵鹽州手射殺野馬及鹿十五李崇尚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蘇夔八歲誦詩解騎射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以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辭致可觀

柳僧習爲潁川鄉官倚勢請託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子慶乃具草僧習歎曰此見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草以報

周文貽唐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畧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

宗慄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號小兒學士

李德林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  
歎異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士  
人多就觀月餘車馬不絕

魏收竒李德林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敬族曰賢子文  
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  
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  
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惟  
綌服之無斃客大嗟賞之

薛世雄少與群臣戲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  
不從令輒撻諸兒畏憚莫不整肅

何妥年八歲遊國子學博士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  
荷葉之荷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  
顧爲新故之故

明克讓年十四朱异令詠儀賢堂前脩竹克讓攬筆  
輒成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大竒之

張元年六歲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充園中諸兒  
競取而食之元所持者送還其主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老子捨爲設食  
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

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劉綽亦云徐郎燕  
頷有班定遠之相

曲江公遙欣子幾年十五為楊公則誅沈約竒之謂  
幾從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誅文不減希逸之  
作始驗庾公積善之慶

昭明太子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  
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  
我得判不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罰上統  
署杖五十有司抱是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  
從之

綏建王大摯幼有膽氣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  
殺賊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至大摯笑曰  
禍至非由此

### 豪爽第十三

桓玄聞宋武起義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  
深玄云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擣  
菹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  
大事何謂無成

謝靈運在永嘉被收兵興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  
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及臨

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  
生命亦殞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珩開人爭路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垣崇祖於淮陰見齊高帝便自比韓白惟上獨許之  
及破魏軍啟至帝謂朝臣曰崇祖嘗自擬韓白今真  
其人也

垣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齊高密令張瓌取吳郡守劉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僞  
受遐命入斬之帝以告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  
手得盧矣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李欽之少有大志嘗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  
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

吉士瞻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爲儕輩所侮  
及平魯休烈得絹三萬匹乃作百禪並賜軍士不以  
入室

裴之橫重氣俠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作狹被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後除吳興遂作百幅被以遂其志

王僧辨克臺城趙伯超降僧辨顧坐客曰朝廷昔惟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辨乎社稷旣亡爲我所復人之廢興何常之有

張彪敗入若邪山所養犬名蒼黃在前後未嘗離陳文購之并圖其妻劫至彪謂妻楊爲鄉里曰我不忍使鄉里落它處當先殺鄉里然後受死楊引頸受刀彪不忍與訣劫進殺彪蒼黃號叫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旣葬又俯伏冢間妻過宅請莊飾乃見帝遂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彪始起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侯景爲吏部每歎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

韋粲自衡州徵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欲倍道赴援劉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擲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官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乎今日韋粲何情飲酒

齊神武與劉貴等爲奔走之友貴得一白鷹與神武  
尉景蔡雋司馬子如賈顯智諸人獵於沃野見一赤  
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  
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斃狗屋  
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呵其二  
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  
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  
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更訪則本無居人  
魏平文聞晉愍爲劉曜所害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  
我乎

咸陽王坦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或勸于謹仕謹曰州縣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望須  
待時來

清河太守石愷得專殺經崔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  
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使君下官家作  
賊止捉一天子牽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  
摸犢賊悛議廢節閔立孝武也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遵師教專事馳騁每  
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

教曹故以名字之

高昂兄弟並劫畧其父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凶狠我死後有人與我一鍬土耶及次同死昂起大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爲人否

高昂爲司徒公好著小帽因稱司徒帽趣商洛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教曹地上之虎經行君所故相沃醑轉鬪而進遂克上洛中流矢顧左右吾死不恨不見季武作刺史耳

鮮卑共輕中華士獨憚高昂

令三軍常爲鮮

卑語若昂在列則爲華言

范陽盧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二百步投弓於外虜莫能彎乃去常卧疾出申足舉二人神武厚禮召之以高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愠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焉

李曾三辟功曹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爲州主簿月餘曰梁敬叔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

還家講教

宋游道與李獎爲死友獎死二子構訓居貧游道令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薛澄羈旅江東不被用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

倒

傅融性豪俠三子並有才力嘗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謂人曰吾昨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

得人乘有一人曰惟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傅靈根可用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惟有傅靈越能解此文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兩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識文也豪勇士多相歸附

董紹請擊蕭寶寅云臣請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徐紇曰此巴真瞎乎紇曰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

祖珽旣被寵於武成欲疏和士開罪狀帝聞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吾士開珽厲聲曰臣因士開得進本



無心毀之陛下既問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等專弄  
威權政以賄成臣恐大齊之業隳矣上曰爾乃敢謗  
我珽曰不敢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餓故收養  
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大怒  
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珽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  
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  
遂獲少寬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  
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亦  
何由可及但天命未至爾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成  
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  
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豈不能及帝以土  
塞其口且吐且言無所屈

尔朱榮好獵一鹿出數人殞命有見猛獸即走者謂  
曰欲求活邪遂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  
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  
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李弼少有大志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須平寇難以

立功名安能碌碌循階以求仕

李密討宇文化及於黎陽隔水語之曰卿本匈奴卑  
隸破野頭耳父子兄弟俱受隋恩豈容躬行弑逆速  
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嗔目大言曰共  
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左右曰化及庸  
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

宇文忻少謂所親曰自古名將惟以韓白衛霍爲美  
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讓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  
擅高名

周文嘗謂王勣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  
者次也勣曰意欲兼被之

李穆蔡祐位居耿豪右豪不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  
謂豪勝穆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蔡是丞  
相轉髀耿豪王勇是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爲勝也周  
文大笑

高敖曹陷洛州獲泉企企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賀若弼於吳州遺壽州源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  
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孟信世貧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業而未  
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  
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  
此豈異人意也

遼東之後麥鐵杖請為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大丈  
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療黃不  
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  
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

誠與孝爾其勉之

堯君素守河東拒義師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  
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  
弦而倒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  
之有貴不敢校

蕭思話少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

容止第十四

陳袁彥竊圖隋文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

見此人

謝述善舉止劉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見未嘗足  
孟覬與兄祖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  
效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沈約見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曰王郎非惟額類袁  
公風韻都欲相似

王景文美風姿為一時推附表粲歎曰景文非惟風  
流可悅乃嘯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  
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

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王  
韜何偃為一雙

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  
領無不介潔便詣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髮終日酣  
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丘明士言其兩反也  
張興世子欣泰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  
以啟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袁愨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愨孫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袁豕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挾乃能徒步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  
國使莫不延目送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  
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

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  
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彧莊  
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商宮暫離不可  
得已

何尚之與顏延之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後延之  
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  
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  
耳君乃真猴

何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號小褚公何炯  
白皙揚眉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膚  
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齊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常有侍臣衣帶  
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何敬容希旨故  
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須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  
背爲之焦

王儉爲丹陽有一令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

續世說卷五  
曰經與誰共事答曰十餘歲在張令緒門下儉目送之時殷琰在坐曰康成門人也

張緒清談端坐門生見緒饑爲人辦飧然未嘗求也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脩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城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於豫章王坐食炙炙人行畢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旣而周弘正綠絲布袴綉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沈攸之求隊主劉遵考以爲形陋攸之歎曰昔孟嘗君長六尺爲齊相公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後爲中領軍於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

長沙王多從武容赫奕都街人語曰煥煥蕭四繖  
陸杲風韻舉止頗類舅張融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  
與甥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尉瑾好學吳人搥唇振足爲衆所哂見人好笑時比  
之寒蟬

長孫儉爲荊州蕭譽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  
奠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鍾大爲鮮  
至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  
著裙襦紗帽引客宴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携  
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爲潦倒崔瞻終不  
改

崔陵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  
婁太后爲博陵王納陵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  
勿令崔家笑人

崔子瞻子約寄居晉陽佛寺儀采俱華儼然相映諸  
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神也

王軌頗脩容儀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

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

太武校獵河西古弼給弱馬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量裁朕也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許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文宣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不敢復長人又號齊鬚公

宋游道彌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

王氏世醜鼻江東謂之醜王王慧龍鼻漸大崔浩見之曰王家兒真貴種也

裴讓之導文襄入朝儀容醜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

敬

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空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李搔於元義門下見李諧歸謂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

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崔光韶性嚴聲韻震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



弟議論外間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  
止抑揚雍目而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  
即下席從容而出

煬帝方勤遠畧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  
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有多才藝美  
儀容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蘇夔對

唐瑾有風格退朝休暇恒著衣冠對妻子遇迅雷風  
烈雖閑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

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曰聞之  
上命引突厥詣韓禽前曰此執得陳國天子者禽厲  
色顧之突厥皇恐不敢仰視

陳叔寶見賀若弼皇懼汗流股慄再拜弼曰小國之  
君當大國上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  
懼

宇文述好著奇服炫耀時人雲定興爲製馬鞞於後  
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皆倣之謂爲許  
公缺勢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興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  
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禡耳人皆學之名爲許公禡

勢

溫子昇請梁客館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  
連山難爲

荀士遜奏事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通者不得姓  
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然

清河王岳以孟業爲法曹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  
其眇小笑而不言後觀業斷決謂曰卿斷決之明可  
謂有過軀貌之用

賈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  
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

蕭歸朝隋文於京師被服端麗進止閑雅天子矚目  
百僚傾心帝親執手以別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  
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還反

李神雋頭多鼠乳

鄭顥母稱李禮成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成重器  
齊淮南王仁光生而無骨不自支持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坐起方端桓玄謂之彈棋發八  
勢

廣州劉道錫餉庾仲文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  
文帝帝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

懼起謝

自新第十五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絀脫韞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母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

竺景秀以過繫作部謂荀伯玉若許某自新當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即釋之遂爲忠信士

徐榮祖嘗以罪繫獄旦日見原而髮皓白齊武問之答曰臣思愆於內髮變於外

李冲劾李彪歸本鄉孝文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每期卿以歲寒爲心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懼此譴爲朕與卿爲宰士爲卿自取彪曰臣罪由身招非陛下橫與臣又非宰士濫臣以非辜臣罪旣至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聞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所以敢來非謝罪也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

續世說卷五  
一奴不勝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執燭讀書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數賜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傳永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床隨樹陰諷誦積年床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兔

張衡被罪出守榆林後謁煬帝汾陽宮帝惡其不瘦損以爲不念咎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奏課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治岐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臣爲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錄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合境大駭招致大儒每鄉立學於

是人皆改勵風俗大改

欽羨第十六

劉損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行宇一何摧頽  
申英好危言高論嘗指朱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惟大小東陽王耳大小東陽即承幼兄弟

顧寶先越卓多竒自以爲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屈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

王綸之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退居寮末袁粲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

彭城王義康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足

劉湛慕汲黯崔琰爲人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

褚彥回詣虞願願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篋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拂地掃床而去孔光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言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

每歎云廣使吾成輕薄祭酒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以樹環遶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隱居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

戴延壽延興法興並修立鄉人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二千萬錢

天師寇謙之每與崔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悛後至一坐無復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如洪鍾響胸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崔悛爲侍中崔仲文爲光祿同日受拜時云雙鳳連飛

李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宜師之

盧思道小字釋奴盧昌衡小字龍子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游雅著論言高允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訥訥不能

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司徒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  
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  
及被詔責司徒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  
汗流高子敷陳事理辭義清辨音韻高亮明主爲之  
動容寮友保茲元吉所謂矯矯更在斯乎宗愛方用  
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皆趨庭望  
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  
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乎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入昌門曰彼有  
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二世內侍我  
之流亞

到彥之與蕭斌書曰魯軌頑鈍司馬楚之鹿狂亡人  
之中惟王惠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悼不意儒生懦夫  
乃令老子訝之

刁整謂常景曰卿清德自居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  
濟也吾恐輦虞太常方餒於百谷耳

孝文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郭祚曰是卿祖宗所承  
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前賢後哲頓在一門  
盧元明李諧聘梁見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  
日遇勅敵卿輩嘗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得來

謂朱异曰過卿所談

崔光言族弟亮於李冲冲召與語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遂今亡本卿能記不亮即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迎爲館客謂兄子彦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澈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孝文歎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明耳

孝文竒范陽祖瑩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邗得忽有此子昶曰當是才爲世生隋文踐位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我輩無措手處

獨孤信在秦州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焉

周武平齊得李德林謂群臣曰我常曰惟聞李德林與齊作書檄我正謂是天上人豈知今日得以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豆陵毅曰明王聖主得麒麟鳳皇爲瑞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要不堪用如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所致有大才用過於騏驎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



才温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温子昇爲廣陽王深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  
答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  
李薈之死諸弟行喪極哀李榮來弔歎曰此家風範  
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

袁叔德懷李僧伽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

鄭伯猷常稱李神雋云從舅爲人物宗主  
王誦美李神雋名其子曰雋康冀其似之

### 傷逝第十七

豫章王嶷死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累旬王融爲銘云

平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

宋晉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嶂來  
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

宋武受禪每歎憶劉穆之曰穆之死人輕易我

謝晦兄子世基坐晦誅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  
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時續曰功

遂侔昔人退保無智力旣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

孟顛歎劉牢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甚不平曰昔魏  
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

宋文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而名位

未盡其才朕之責也

王曇首死周赴侍宋文側曰王家若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

王規死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適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鉞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喪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字威明張融敬仲兄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朝議贈范泰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鐵今以此爲報

宗越死沈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

江敷聞江夏王死流涕曰芳蘭當門其修栢之謂乎王嘗爲修栢賦以見志

蕭子良旣亡袁彖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蒼生方塗炭矣正當瀝耳聽之

武陵王紀反於蜀其子圓正繫江陵元帝爲詩曰回首望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

正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  
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

李士謙終于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  
令李叅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裴伯茂死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  
騫等十餘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感涕一飲一酹  
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一篇騫以示  
魏收收叙之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以收錄  
伯茂之傲

孝昭殺楊遵彥以趙彥深代之陽休之私謂人曰將  
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之甚邢子才歎其與  
鄭願等同戮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已死恨不得佳  
伴

廣寧王孝珩見虜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  
今果然矣自神武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  
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無柱石之寄恨不  
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

周文與群公步送蘇綽喪出同州郭帝親於車後酌  
酒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  
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

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

楊素誅柳弘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  
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  
之文

王韶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傷惜之謂秦王俊使者  
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速馳驛殺我子  
相豈不由汝

崔浩死睦夸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  
曰崔公旣死誰能更容睦夸

王操死蕭歸舉哀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蕩平江表  
何奪吾賢相之速也

孝文聞李冲病狀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使我  
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懷

荀丕書諫武帝言甚切直帝不悅於荊州獄賜死徐  
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  
竹帛何

申坦坐討任榛無功將棄市群臣爲請莫得臨刑沈  
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  
市亦當不义市官以白上乃原之

陳魯廣達爲將陳士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

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  
義死不作負恩生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六

隴西李暉撰

棲逸第十八

劉景素在南徐深憂廢帝之禍有鵲集於曲臺承塵  
上飛鳴相呼景素泫然曰斯鳥也游則參于風煙之  
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  
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耶

侯景圍臺城百姓波駭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  
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奮臂論  
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不為

也

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  
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謝朓在義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  
吏但能作太守耳與弟吏部尚書瀹數斛酒還書曰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謝瀹送兄朓朓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王僧祐不與公卿遊齊高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  
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嘗贈儉  
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旅我家多

鳥雀

何尚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文帝使還  
攝職待之愈隆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  
真隱傳以嗤焉

何點性率到遨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柴車躡草屨  
恣心所適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士大  
夫多慕之時人稱重通號曰游俠處士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  
胤三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  
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謂

何氏三高

孔珪不樂世務。門廷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珪字德璋

謂之三隱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筓籜冠。

宋武辟宗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帝善其對而止。

鴈門周續之。彭城劉遺人。廬山陶深明。皆不應命。謂之尋陽三隱。

戴顓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其野服。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宋文欲見之。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孫緬爲尋陽守。落日逍遙渚上。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一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笑。緬甚異之。問有

魚賣乎。漁父笑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褰衣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方今王道文明，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泚泚。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徐伯珍宅南有高山，班固號爲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婦人巖伯珍移居之。兄弟四人，白首相對，時人以爲四皓。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

沈麟士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

張有道謂阮孝緒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非考之著龜，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



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者爲中篇掛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陶弘景得葛洪神仙訣便有養生志曰仰青天覩白日不覺爲遠

弘景止于句容之勾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謂書札即以隱居代名

陶隱居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梁武數徵陶弘景弘景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必就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謂之山中宰相

負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

之復亦爲盡歡周文敷有司曰給河東酒一升號道  
遙公晚年惟以體道會真爲本所制述咸削其藁故  
文筆多不存

孝文徵劉獻之爲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  
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睦夸少與  
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京與  
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  
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  
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  
求別

徐則受業於周弘正善二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  
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策杖入縉雲山太  
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  
得道也後晉王致書迎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八十一  
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揚州未幾而死  
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  
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  
有客至宜延之於此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頃臾晉  
王遣送尸柩至

張文翊閒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兮將至恐修名

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方之原閔  
李仲舉以資授都督以疾辭劉逸民謂曰君之才地  
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貽時論且爲武職差若自安  
仲舉曰吾性踈惰少無官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  
半級所言武職掛徐君墓樹耳竟不起

李大師還京師封德彝房玄齡固留不去曰時屬惟  
新人思自効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  
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俶

裝東歸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上高其言

張稷辟劉訐爲主簿主者檄召乃掛檄於樹而逃

阮孝緒嘗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  
未嘗見也劉訐一造即與神交

明僧紹隱<sub>江</sub>攝山定林寺齊高欲就見之沙門僧遠  
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  
當鑿林以遁或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

陶弘景爲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  
辭祿詔許之月給茯苓五斤蜜二斤供服餌

賢媛第十九

宋明嘗宮內大集裸婦人觀之爲歡恭王后以扇鄣面獨無言帝怒曰外舍皆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外舍爲歡適與此不同帝使后出后兄景文語謝綽曰后在家爲寧弱婦不知今遂能剛正如此

齊高昭劉后生有紫光滿室以告父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母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劉凝之妻郭銓女也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簿笨車入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文明馮太后以體不安服菴間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涎在焉后舉得之孝文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后笑而釋之

隋文居禁中總百揆獨孤后使謂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后又性雅儉帝嘗合止利藥湏胡粉一兩宮內無之又欲賜人織成衣領宮內亦無每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爲二聖

王昕母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號

王氏九龍

高昂母張氏生一男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村外縛婢及猿焚而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

劉孝綽三妹一適王叔英一適張嵒一適徐恍並有才學恍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攻戰游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鍘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產三子曰甌生曰領軍曰征南皆有父風潘後以失行見殺大眼繼室元氏大眼死甌生等問印綬所在元始孕指腹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輩婢子勿有所望甌生等開棺射殺趙延寶元怖走遂挾尸以叛荆人不敢追

高穎爲僕射母誡之曰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

許善心母范氏博學有高節隋文勅入侍皇后講讀及善心死於宇文化及母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棺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

煬帝女平陽主年十四美風儀嫁宇文士及事舅姑甚謹寶建德敗後與士及遇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

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不能手刃君且以謀逆之際君不與知耳遂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去

譙國夫人洗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破李遷仕總兵與陳霸先會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亡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爲聖母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隨韋洸被甲乘介馬張錦傘率毅騎巡撫諸州詔書褒美皇后以首飾及宴服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

藏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諸子孫曰汝等且盡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郵後察之聞其決合禮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鄭善果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俸秩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

上自王公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吾雖不知禮其  
可自敗名乎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  
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寮佐善果  
亦號爲清吏母亡爲少卿漸驕恣焉

劉昶以子居士凶暴賜死詔百官臨視昶女絕而復  
蘇訴父無罪隋文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  
不虛也

裴倫之妻柳氏年四十二倫爲賊所殺柳與女及兒  
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曰我輩遭亂汝父已死我自念  
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欲與汝  
等同死何如女等流泣曰惟母所命柳遂自投於井  
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術解第二十

孔恭妙善占墓宋武帝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  
恭曰非常地也帝益自負

晉陵韋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  
退而私於帝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爲  
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亦應不  
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宋武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爲言帝曰不解曰屢聽自

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齊高舊坐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宋明帝遣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貴不可言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云

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漸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德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二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

徐文伯嗣伯兄弟有學行倜儻不以醫自業張融謂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惟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旣鄙之何能不耻之

沈僧昭少事天師道士武陵王紀爲會稽宴坐池亭



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  
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  
汝鳴應聲喧聒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  
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遠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  
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三年乃下火而床焉重表  
以覆之有頃流汗即起二年果卒

賀道養工卜筮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曰此非死也  
天命召之歌耳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蘇周文有與  
王勸俱下至大庾嶺請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令  
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

庾道愍精相版宋明時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  
託以已版爲他物令占之道愍曰此甚貴然使多人  
愆忤乃換之於褚彥回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甚  
不悅休祐具言帝意始解

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爲宗少  
文傳焉

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宋世子鑄  
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逵子顥  
看之顥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減之患即除

或勸阮孝緒藏識緯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杜夔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

阮孝緒自筮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

晉陽有一沙門詐愚人呼爲何禿師武明太后見諸子歷問祿位至文宣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

長孫紹遠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常恨之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屠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乃始克諧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時以爲絕妙

崔亮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磴磨數十區其利十倍祖珽被斷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書爲進之長廣

王

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爾朱文畧寫之遂得八文文襄戲文畧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畧曰命之脩短皆自明公

陳竒被召夜夢星壓脚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

文襄征潁川李業興曰徃必克克後凶文襄旣克以業興當凶而殺之

權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之屬都不經口

趙文深以楷隸名一時後王褒入關貴遊翕然慕之文深遂被棄後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譏者以爲學步邯鄲

何妥作清平瑟三調聲八佾鞞鐸巾拂四舞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乃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至即促上馬詣太武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太武梁州還久不雨問王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

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詰之早曰願少湏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

蕭寶寅反問李順興可幾年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寶寅敗才百日也

李順興謂周文可於沙苑側作一老君象面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

神武寇玉壁檀特師曰狗豈能至龍門也

祖珽謂信都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餘日乃報云吾得之矣然終湏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法竟不行後遂絕

信都芳作四術周髀宗序云渾天覆觀以靈顯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其歸則一

文宣將受禪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天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爲天子無復下期也

文宣無道日甚許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亦不見

文襄游東山雲起恐雨筮過剝李業興曰坤下艮上  
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曰坤爲地土克水故  
知無雨文襄曰遵世若著賞十緡不著罰杖十業興  
若著無賞不著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  
曰遵世會我意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皇甫玉觀文襄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  
垂鼻漢者

皇甫玉抹眼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  
城曰至丞相於常山長廣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  
癡人至一供饈曰正得好飲食而已魏正始前有沙  
門學相游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爲必無  
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  
館胡沙門指語綦母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指庭  
中棗樹令布算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辨若干赤白  
相半惟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  
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  
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  
滅不遑私事未幾謀反族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姚僧垣侍周宣疾周宣謂隋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

萬寶常聽隋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萬寶嘗言鄭譯等所爲黃鐘調淫放哀怨非雅正之音請以尺木爲調律樂器聲皆合於雅時皆心服爲神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急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果死江都

范甯兒善圍碁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羊抗與賭制勝而還

丘何奴等工握槊盖胡戲也

劉裕拜南蠻遇日廢日鄭鮮之等請遷日不許徐秋夫工醫術嘗有鬼夜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

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不堪請療之  
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  
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  
謝恩忽然不見世伏其通靈

耿玄善卜占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及所提携并  
來問之意

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  
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由吾道榮  
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  
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

符同

蠕蠕國人以術祭天而致風雲則則皎日後則泥潦  
橫流故戰敗莫能追及

巧藝第二十一

齊東昏初學檐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跣傷其後  
白武幢七丈五尺齒上檐之折齒不倦

朱齡石少好武勇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令卧廳事翦  
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步百擲  
百中舅畏之不敢動

梁元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贊而書之時號三絕

梁武時吳令鑄盤龍火爐翔鳳硯蓋

宋武書素拙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有從柱間直過

宋時能棊人瑯琊王杭第一品吳郡褚思莊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鬪棊宋文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使思莊與王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還省五更方決杭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意深久人莫能對

宋文見王僧虔書素扇曰非惟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王僧虔論書云宋文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驪駉駉恒欲



度駟驎前

庾征西翼書少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  
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  
吾下當比之張翼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  
有意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徐希秀號王志為書聖

王彬習篆隸與兄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為天  
下寶

垣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曰當生致  
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復飛去  
宋文云天下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  
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

范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  
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  
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  
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

周顒得衛恒散隸法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  
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世稱柳世隆雙鎖為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

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蕭子良置酒後園有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柳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雅音

柳惲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竟陵王將朝見柳惲投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

晚

梁武好奕碁使柳惲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碁品三卷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平所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武帝論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對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蕭子雲出守東陽百濟使人於渚次候之求其書子

雲乃爲停船二日書十紙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  
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武陵昭王少學書無紙筆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  
字遂工篆法又無棋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局指  
點行陣遂至名品

宜都王善射以棚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  
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蕭貴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武幸樂游苑少府奏新造兩刃稍長二丈四尺圍  
一尺三寸帝因賜羊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  
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  
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  
行百餘里子暉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  
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宗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卧對之又  
畫佛影臺皆爲妙作

陶弘景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

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臺城被圍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於中簡文於太極殿因西北風放之冀得書達群賊謂爲厭勝之術又射下焉

梁武稱王瞻有三術射碁酒

羊欣嘗夏日著新絹裙晝寢王獻之入烏程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魏靈太后多才藝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曹景宗善射每衆騎逐鹿鹿馬相亂景宗與衆中射之皆懼中馬足應絃斃鹿

齊神武迎蠕蠕主還爾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絃而落妃引長弓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明元遊白登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命左右射莫能中鴟遊飛稍高元幹以雙箭下之帝賜御馬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號爲射鴟將

孝武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廣平王順一發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鑄一銀童足

蹈金蓮手持炙剗遂勒背上序其射工  
廣平王渾好弓馬日獲兔得五十頭太武常命左右  
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

文宣囚諸元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元  
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

尉地千馳馬立射五的人莫能及

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鈇於酢器中  
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鈇畫紙作字以記其異

有二鷗飛爭肉攝圖以兩箭與長孫晟晟往遇鷗相  
攫遂一發雙貫焉後隋文賜射有鳶群飛上曰公善

射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弦而落

崔彭以善射聞於虜庭突厥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  
使往可汗召善射者數十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多  
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歎服

李元忠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也  
八九文襄使彈殿上梟問幾丸而落曰一九奉至尊  
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言而落

李搔造一器號八絃

周文造二歌器一爲二仙共持一鉢號仙人歌器一  
爲二荷同處一盤號水芝歌器置清微殿形似觥而

方滿而平溢則傾薛澄爲之頌

孝文於沔水上已設宴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  
元遙在勰朋內而揚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等限已  
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視聖恩庶  
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養由之妙何復加遂舉  
卮以賜播

雙鳧遊昆明池上周文授弓矢於賀拔勝曰不見公  
射矣請以爲歡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  
以討不廷皆如此也

廣寧王孝珩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以爲真又  
作朝士圖亦稱絕妙

梁使來聘求角武藝文襄遣綦連猛就館接之雙帶  
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強弓梁人引兩張皆二石猛遂  
併挽四張過度梁人歎服

孝昭與功臣宴西園射侯去堂百三十步中的賜良  
馬金五等有中獸頭去鼻寸餘元景安後至矢未發  
帝令解之正中鼻嗟異加賞

斛律光嘗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頭形如車  
輪旋轉而下乃鵑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鵑手也時號  
落鵑都督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  
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  
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  
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  
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  
陳圍海西郎基守拒削木爲箭翦紙爲羽及還楊愔  
勞曰削木翦紙皆非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突厥入朝賜射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  
乃命弼弼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  
賜我也

史萬歲軍次馮翊請梁士彥射群雁行中第三者應  
絃而落

耿珣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  
使高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

耿珣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波斯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何稠爲之過所獻  
者

中國無琉璃匠人無敢措意何稠以綠瓷爲之與真  
不異

婆利國擘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

以授人無不中

太武時月氏國人商敗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四方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

崔悅法衛瓘盧諶法鍾繇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崔浩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

盧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寵禮第二十二

宋世明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謂閉眼諾胡母大張橐

梁元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連下文

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帝曰正是汝年

彭城王義康以兄弟至親曾無猜防文帝嘗冬月食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還



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江夏王義恭爲武帝所隆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  
盞盤義恭求湏日中無算得悉以與人諸子未嘗敢  
求求亦不得

謝景仁愛謝尅增述嘗設饌請 宋武帝命尅豫坐  
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  
帝馳遣呼湏至乃餐

文帝時謝弘微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號曰五臣  
宋文欲封王曇首等每晏集舉酒勸之因拊御床曰  
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日出詔示之曇首曰豈可因

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

王承三世爲國師前後未之有

會稽郡闕守朝議欲用蔡廓宋武曰彼自是蔡家佳

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

佛淡之  
小字也

孝武以張岱爲新安王子鸞別駕召之曰無謂小屈  
終當大伸也

張緒每朝見齊武目送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以德  
貴緒

張稷劉繪俱爲豫章王所禮接未嘗呼名每呼爲劉  
四張五

文帝與劉湛離隙既構謂所親曰劉班字初自西還  
吾與語嘗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  
其不去

宋文嘗曰人仕宦非惟湏才亦湏運命每有好官闕  
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揚州刺史豫章王與武帝同輦至宮門夜辭去上曰  
夜行無為尉司所呵也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  
陛下不垂過慮

陳顯達就啓明帝借枕因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  
足惟少枕枕死時將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武使畫工圖康絢形持問絢曰卿識此圖不時人  
呼何憲孔過為王儉三公

文惠在東宮日斜方出沈約以為言太子曰吾平生  
懶起得卿談論然後忘寢欲我夙興可常早入

梁武謂沈約范雲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  
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晉安王倚伏孔休源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  
長史坐人莫得與焉

俞藥為梁武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  
非君子所宜改姓曰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

續世說卷六  
賀琛進見武帝與語輒移晷刻省中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後主宴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  
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  
譏後主幸鐘山開善寺召從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  
張譏豎義索麈尾未至敕取松枝手以授譏曰可代  
麈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紀僧真容貌言吐有士風武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  
必計門戶紀僧真常常貴人所不及也

宣武時元暉盧昶深被寵禮凡禁中要密事藏之於  
櫃二人入乃開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饑鷹侍中

太武重南平王霄詔自今群臣相稱可稱姓名惟南  
平王一人直言其封

元衍在徐州病重孝文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  
還帝賜絹三千匹成伯受一千帝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以此而言豈惟三千匹乎

尉古真爲賀染干所拷傷一目弟諾圍中山先登亦  
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建功誠可嘉也  
孝文以穆弼爲國子助教曰白玉投泥豈能相污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

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胸中所懷踰於兵甲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執崔浩手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成敗決焉若合符契

文襄與諸公出東山遇崔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耳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馬使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

魏帝曰自頃百司貪暴朝廷有不避親戚者一人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言惟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

裴俠與諸牧守共謁周文周文命別立求清慎奉公爲天下最者與俱衆無敢應周文乃厚賜之朝野號獨立府君

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入見帝謂曰朕向誤授一人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湏臾彪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曰祚歎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

邢巒從征漢北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雖未擒滅其勢不遠所以緩攻正待

中書爲露布耳

崔道固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頗結寮舊安都志衰於道固踈畧衆敬獨盡慙道固每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明帝靈后宴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素尚書翻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爲盡之

賀拔勝自梁歸梁武親送之於是每執弓矢見鳥獸向南者皆不射以申懷德之意至長安魏帝握手歛歔曰初平西徙永嘉南渡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

辛纂謁神武神武顧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可代吾執河內手也

高道穆爲中尉孝莊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深恨泣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媿卿卿反謝朕

瑯琊王爲中丞武成欲雄寵之使一依魏氏舊制復兼三職凡京畿步騎中丞之威儀領軍之官屬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青

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伏不得入自言奉敕赤  
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觀者傾都邑

神武自食一羊肋以骨賜傅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  
付

尉粲以父不預王爵大志恨十餘日閉門不朝文宣  
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  
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遂隔門射使者使者  
以聞文宣遣段韶喻旨粲惟慟哭不言文宣乃親造  
粲追封父景爲王襲爵

崔暹崔季舒崔昇張亮張纂待遇皆出陳元康下神

武每與父語文棄門外待之時語曰三崔二張不如  
一康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弓  
箭甲等賜寧謂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推  
心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隋文每謂群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  
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周文見伊婁穆入白事悅而字之曰叔子作儀同面  
見我矣

隋文初得政諭意高熲熲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

龐晃等前後短高熲帝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摩瑩皎然益明

隋文謂李德林曰昨霄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隋文受禪時人語曰劉芳牽前鄭鐸推後

楊尚希有足疾文帝謂曰蒲州有美酒堪養病屈公卧臨之於是拜蒲州

煬帝謂衛玄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危系社稷出入須有兵衛坐卧常宜自牢也

煬帝親狎柳詵每與嬪后對酒輒遣召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詵帝每月下對飲輒令宮人置於坐相與酬酢爲歡笑

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常常發病徐之才針藥所加應時必効後之才轉交州帝疾動語和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驛追之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至無所及

武成因飲酒氣疾動和士開淚下欷歔不能言帝曰卿此乃不言之諫因不復飲

蕭答有蔡大寶猶先主有孔明

宋文謂沈演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是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此辭非下言

東明時晉孫興戲言權臣陣盡





